

## 三见君山

沈文翠

一

对君山岛最初的记忆,像洞庭湖水浸泡过的老照片,泛着温柔的光晕。

那年春天,三爷爷自台湾归来,整个大家族便齐聚岳阳,即便是过节也不如这般齐整。父亲特意安排了君山岛之游,说要让他多看看家乡的山水。

三爷爷是爷爷的亲胞弟,生于湖北安陆。新中国成立前,爷爷在武汉谋了份厨师的差事,几年后,未满20岁的三爷爷独自到武汉投靠爷爷。彼时,寻人如大海捞针,盘缠耗尽的三爷爷在街头流浪数日。最终被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告示改变了命运。饿了几天肚子的三爷爷,随军南下,渡海赴台,从此,与故土一隔就是四十年。

父亲坐了一夜绿皮火车,从广州接三爷爷北上。

初见时,他六十五岁上下,相貌与爷爷有七分相似,身形挺拔,黑发中夹着银丝,但丝毫不显苍老。

次日清晨,全家乘渡船前往君山岛,三爷爷牵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心呐,别掉到水里被鱼吃咯。”上船后,他一直立在船头,目光紧紧地盯着远处。他忽然指着一团浮在水面的青影问我:“毛头,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答道:“君山岛,‘白银盘里一青螺’,我们语文课学过。”三爷爷这时才笑了起来。

童年关于君山岛的记忆似打碎的瓷片,只拼凑出柳毅井和二妃墓的轮廓。

“这是娥皇女英的墓,”上岸后,三爷爷指着那块斑驳的墓碑说。他的声音轻得仿佛怕惊醒沉睡的泪珠。墓碑周围是成片成片的竹林,竹林在风中俯身,斑驳的竹节泛起幽光,宛如无数未闭合的眼睛。

自这次回大陆后,三爷爷后来又陆续回来过一两次。再后来,海峡那边的信像断线的风筝,杳无踪迹。

二

时光如细沙,从指缝间悄然流逝,一转眼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年深秋,他从外地放弃高薪回岳阳参加公开招考,我正好在媒体工作,奉命前去采访。职业生涯中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可当话筒转向他时,心底却泛起异样的涟漪。

某个阳光慵懒的午后,手机突然震动,一看,是他邀我去君山岛游玩的消息。

踏上君山岛,脚下的土地依旧充满了神秘,仿佛带着千年未解的呢喃。

再次来到二妃墓前,那些千年斑竹依旧挺立,竹节上的泪痕却比记忆中更加清晰。他讲述了这个传说:“相传舜帝南巡驾崩,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悲痛欲绝,追到了洞庭湖,泪水洒在竹上,化作这些斑点。”仰望他从容的面孔,我心底油然升起几分欣赏。

“那斑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又想考一考他,他脱口而出:“是竹子表面感染细菌之后形成的。”不知怎的,我忽然内心一阵潮涌,眼眶湿润,我倒希望那些斑点真是湘妃的泪。

漫步岛上,柳毅传书的佳话与二妃哭夫的凄美相互映照,一喜一悲间,君山岛成了独一无二的爱情圣地。

多年后,我问爱人,为何当年选择邀我去君山岛。他笑着说,那时刚回岳阳,在15路公交车上看到一句广告语:爱我就带我去君山。原来,早在2006年,君山岛就以爱情岛之名登上了央视舞台。

三

2009年,岳阳举办第六届国际观鸟节,2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携夫人受邀参观,并游览君山岛公园,我有幸一同前往,采访俄罗斯参赞苏米亚金。

苏米亚金先生高大魁梧,像极了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贵族,他的夫人金发碧眼,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我们漫步在雨后的林间小径,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交错的枝丫。“真美啊,和普希金诗里的场景一模一样。”参赞夫人望着湖滩远处的湖面感叹道。

“圣彼得堡的公园更美呢,和油画一样。”我真诚地赞美。说完我们都笑了。

苏米亚金先生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每到一处景点,他都要询问:这是什么?有什么故事?我用俄语为他们讲述每一处景点的传说,柳毅传书、二妃哭帝、飞来钟、朗吟亭,如今三上君山岛的我,已对每个景点的传说耳熟能详。

听完斑竹的故事后,苏米亚金先生突然朗诵起普希金的《致大海》:那是一处峭岩,一座光荣的坟墓。他的声音浑厚低沉,如石子坠入洞庭波涛,溅起的水珠竟带着伏尔加河的气息。

临别时,参赞夫妇对君山岛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我送了一把印有君山岛图案的岳州扇给参赞夫妇,他们说:“谢谢你,我们将永远记住今天!”



常德市穿紫河大小河街段,河边的建筑古色古香。(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城市故事

## 桃花源里的城市

杨峻

以前来过常德几次,虽然都是轻轻地来,匆匆地走,但城市的干净和美丽,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算是扎根常德了,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这座城市。

常德的城市格局在南方并不多见,“井”字形的骨架,平坦宽阔的道路,加上满目的绿树成荫,北方的大气与南方的灵秀融合其中,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地域融合之美。这与常德处于湘鄂渝贵交会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也有关系。

美好的城市不仅是建筑的集合,更是人们生活的舞台,处处浸透着管理者和建设者的理念。常德的渊源可追溯到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在6000年前的远古时候就已经做到了城市设施完备、内涵丰富,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今天漫步常德街头,精心设计的城市风貌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如在许多城市,忽视或压缩步行空间,常德的人行道却格外宽大,主干道人行道更宽达数十米,巨大的空间使人、路、物和谐共存,这样的设计给予了行人充分的尊重与便利。

在常德,绿色不是点缀,而是城市的底色与灵魂。常德的绿化不仅面积广阔,更在树种选择、空间布局上体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使整座城市宛如一座精心设计的生态园林。城市的行道树品种丰富多样,既有挺拔的法桐、银杏等北方常见树种,也有香樟、桂花等南方特色植物,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四季分明的自然体验。同时,通过乔、灌、草的多层次搭配,形成了立体丰富的植物群落,成为生态和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公园更是常德的特色。不仅数量多,而且规划好,面积也不算小。如常德市万达广场周围方圆两公里内,就有白马湖、丁玲两个面积达数百亩的公园,中间还有一个面积小一些的望月公园,远远超过了一般规划要求

“玉带河”。十二座风格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白昼赏心悦目,夜晚流光溢彩,宛如威尼斯水城的东方版本。

常德还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是善卷先生辞王隐居的德山有德,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灵感源泉,是屈原行吟垂钓的沅澧河畔。彭头山、城头山、鸡叫城等遗址揭示了常德古国文明的“先人一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该是怎样胜景,才让诗豪刘禹锡慷慨踏歌、激情四射。被誉为东方“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的常德抗日会战以八千人对三万人,寸土寸血、艰苦卓绝,书写了“英雄之城”的英勇不屈。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早已融入常德的血液,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闻名遐迩的“常德诗墙”,原本是为沿沅江而建的一堵防洪墙。常德人创造性地将其打造成为一面长近5公里的“诗词壁画”,荟萃了名家诗词、书法、美术精品,被公认为“中华大地上名副其实的诗国长城”,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诗墙已成为常德显著的文化地标。

“大小河街”是常德历史上因水而兴、繁华一时的最直接展示,可惜因战火等原因被毁。为了保存这段珍贵记忆,常德在穿紫河东复建了“河街”。常德河街的复建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精工细作,1:1还原了当时的洋行、会馆、戏楼等老建筑,特别是最富常德地方特色的“窨子屋”,歇山屋顶、拱门、青砖等技术均严格使用了传统工艺。河街重建后,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吸引了丝弦、汉腔、擂茶、木雕等当地诸多非遗项目入驻。

常德城市的发展告诉我们,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必定以人的需求和体验为重心,它不仅要有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道路,更要有对人的关怀、对文化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说沅澧二水是常德的动脉,柳叶湖是心脏,那么穿紫河便是缠绕在城市腰间的翡翠项链。这条全长17.3公里的人工河,前身是古代护城河与多条自然溪流聚集而成,一度沦为臭水沟。十几年前,常德启动穿紫河综合治理工程,并且在全国率先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常德人凭着一股独有的干劲和巧劲,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穿紫河水生态系统从昨天的“龙须沟”蝶变为

如今的“玉带河”。十二座风格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白昼赏心悦目,夜晚流光溢彩,宛如威尼斯水城的东方版本。

常德还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是善卷先生辞王隐居的德山有德,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灵感源泉,是屈原行吟垂钓的沅澧河畔。彭头山、城头山、鸡叫城等遗址揭示了常德古国文明的“先人一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该是怎样胜景,才让诗豪刘禹锡慷慨踏歌、激情四射。被誉为东方“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的常德抗日会战以八千人对三万人,寸土寸血、艰苦卓绝,书写了“英雄之城”的英勇不屈。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早已融入常德的血液,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闻名遐迩的“常德诗墙”,原本是为沿沅江而建的一堵防洪墙。常德人创造性地将其打造成为一面长近5公里的“诗词壁画”,荟萃了名家诗词、书法、美术精品,被公认为“中华大地上名副其实的诗国长城”,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诗墙已成为常德显著的文化地标。

“大小河街”是常德历史上因水而兴、繁华一时的最直接展示,可惜因战火等原因被毁。为了保存这段珍贵记忆,常德在穿紫河东复建了“河街”。常德河街的复建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精工细作,1:1还原了当时的洋行、会馆、戏楼等老建筑,特别是最富常德地方特色的“窨子屋”,歇山屋顶、拱门、青砖等技术均严格使用了传统工艺。河街重建后,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吸引了丝弦、汉腔、擂茶、木雕等当地诸多非遗项目入驻。

常德城市的发展告诉我们,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必定以人的需求和体验为重心,它不仅要有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道路,更要有对人的关怀、对文化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说沅澧二水是常德的动脉,柳叶湖是心脏,那么穿紫河便是缠绕在城市腰间的翡翠项链。这条全长17.3公里的人工河,前身是古代护城河与多条自然溪流聚集而成,一度沦为臭水沟。十几年前,常德启动穿紫河综合治理工程,并且在全国率先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常德人凭着一股独有的干劲和巧劲,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穿紫河水生态系统从昨天的“龙须沟”蝶变为

如今的“玉带河”。十二座风格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白昼赏心悦目,夜晚流光溢彩,宛如威尼斯水城的东方版本。

常德还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是善卷先生辞王隐居的德山有德,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灵感源泉,是屈原行吟垂钓的沅澧河畔。彭头山、城头山、鸡叫城等遗址揭示了常德古国文明的“先人一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该是怎样胜景,才让诗豪刘禹锡慷慨踏歌、激情四射。被誉为东方“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的常德抗日会战以八千人对三万人,寸土寸血、艰苦卓绝,书写了“英雄之城”的英勇不屈。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早已融入常德的血液,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闻名遐迩的“常德诗墙”,原本是为沿沅江而建的一堵防洪墙。常德人创造性地将其打造成为一面长近5公里的“诗词壁画”,荟萃了名家诗词、书法、美术精品,被公认为“中华大地上名副其实的诗国长城”,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诗墙已成为常德显著的文化地标。

“大小河街”是常德历史上因水而兴、繁华一时的最直接展示,可惜因战火等原因被毁。为了保存这段珍贵记忆,常德在穿紫河东复建了“河街”。常德河街的复建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精工细作,1:1还原了当时的洋行、会馆、戏楼等老建筑,特别是最富常德地方特色的“窨子屋”,歇山屋顶、拱门、青砖等技术均严格使用了传统工艺。河街重建后,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吸引了丝弦、汉腔、擂茶、木雕等当地诸多非遗项目入驻。

常德城市的发展告诉我们,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必定以人的需求和体验为重心,它不仅要有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道路,更要有对人的关怀、对文化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说沅澧二水是常德的动脉,柳叶湖是心脏,那么穿紫河便是缠绕在城市腰间的翡翠项链。这条全长17.3公里的人工河,前身是古代护城河与多条自然溪流聚集而成,一度沦为臭水沟。十几年前,常德启动穿紫河综合治理工程,并且在全国率先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常德人凭着一股独有的干劲和巧劲,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穿紫河水生态系统从昨天的“龙须沟”蝶变为

作家写开福

## 荷花艺韵

刘茉莉

当暮色漫过湘江风带时,长沙市开福区风帆广场的灯光准时亮起。荷花艺术团刘团长带领着乐队舞蹈队集结,琴弦一响,《浏阳河》的旋律便裹着晚风中的花香荡开,由退休职工群体组成的荷花艺术团踩着节奏起舞。而在广场另一角,工人艺术团的乐手们正调试着电子琴,神采奕奕的杨团长正给队员们示范乐曲的唱法。这是开福区特有的文艺图景。两支扎根基层的民间文艺劲旅,用逾十载的光阴编织出一曲关于热爱、奉献与传承的城市交响乐,让艺术成为连接时代与民心的精神纽带。

民间文艺团体的产生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工人艺术团前身是解放军进城时的建筑工人秧歌队,我们这代人对舞台有特殊的感情。”杨团长回忆,工人艺术团数年前在社区活动室搭起第一个排练厅,如今团队已发展到80余人,乐队、歌乐、舞队一应俱全。团员们每周二、四下午的排练雷打不动,大家退休后的生活也因艺术团变得多姿多彩。荷花艺术团的诞生则带着湘江的灵气。2008年,刘团长在湘江风帆广场看到零散的唱歌爱好者,便带着歌本和手风琴加入,“背个红袋子,每天晚上去教大家唱歌,没想到人越来越多”。

而源自生活的创作,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基层治理的新维度。工人艺术团的原创小品《刘大娘笑呵呵》,将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民生工程融入剧情。杨团长反串饰演的刘大娘操着地道的长沙话,把政府政策编成俏皮唱段,诙谐表演中,党的惠民政策化作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图景,让政策宣讲成为真正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社区生活剧。荷花艺术团的《长沙美》将花鼓戏与RAP结合,“过去长沙南门到北门,只有七里又三分,如今地铁和隧道过江眨眼就来到”的唱词,让老辈人代入,年轻人刷屏转发。这些银发舞者用皱纹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当艺术扎根社区、融入生活,便能成为滋养城市文明的甘露。

对艺术的热爱在两个民间团队里代际传递。当被问及是何种力量驱使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民间艺术工作时,两位团长都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热爱”。在工人艺术团的荣誉室,“开福区先进团队”的奖牌旁,挂着2007年首批团员的合影,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已年逾古稀。新生代的“90后”社区工作者以及青年舞蹈教师们接住了民间文艺传承与创新的接力棒,不断带领着团队成员创作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新作品。“我们设了56岁以上不再新收成员的规矩,可老队员舍不得走,新队员总揣着报名表来敲排练室的门”,“有人觉得我们是自娱自乐,可你看广场上跟着跳舞的孩子,社区里因为看演出熟络的邻居,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它让陌生人变成一家人,这是最宝贵的传承。”

这种源自民间、反哺民间的力量,正是开福区文化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最温暖的注脚。

作家写作家

## 茶味回甘之际

曹晋

喝茶的都懂,好茶标准之一是看回甘。轻啜一口茶汤,温润浸入喉,甘甜悄然回唇,唇齿留香。窃以为,好人的标准亦需看“回甘”,其怀质抱真,视之无形,品之有味,具仁心,施爱心,暖人心。

我年过花甲,有幸又撞上了好运气,恰巧重逢一个好人,心驰神交。他姓甘,甘建华老师是也。

大约是2022年4月间,接到一个电话,其自报家门后,提起一则旧事:20世纪90年代,他在《衡阳日报·星期天》当编辑,曾编发过我一篇纪实文章。我脑海顿时时光倒流,浮现出那个阳光帅气的年轻儒者:“建华老师,您记性真好,三十多年前的事还记得呢!”

他话语很是亲和:“在公众号看了您的几篇散文,写得挺好。我正结集名家写衡阳、南岳的散文出选本,想用您的一篇,看看出版社那边是否插编得进。”他又补充道:“我先推荐一两篇去报发表,扩大一些影响。”

没过几天,见到我的散文《南岳老街旧事》发表在《衡阳日报》回雁副刊头条,心情颇为激动了一阵。

记得2023年某个秋日,建华老师发来微信:“您想不想加入中国散文学会?”

我有喜从天降之感,难道做了半个世纪的作家梦即将实现?而我混迹官场的世故思维却暗自发问:他干嘛要主动帮我?他图个什么?毕竟,当

到了2025年,日历还没撕掉几张,承建华老师告知,拟出南岳题材的文化地理散文选本,书名《南岳风雅颂》,初选有我一篇。他再三叮嘱:“务必认真打磨,争取尽可能不出错误。”

我当然不敢怠慢,奋战两天一夜,感觉良好,

自以为完成了任务。很快,建华老师微信说:“该文今天我又重新修订,发现慧思是天台宗三祖,不是二祖。还有诸如‘顶礼膜拜’之类都已改正过来,大约有几十处。您自己再校订十遍吧,我的文章经常校订一两百遍呢!”

我暗自感叹不已,有这样的严师督阵鞭策,想不千锤百炼都有愧,想不进步也很难呀!数日之后,我忐忑不安交上“作业”,下午收到“批语”,那是建华老师当日记中的一句:“深圳曹晋兄发来《南岳皇冠归来兮》,没想到他修改得如此认真,堪为作者发稿之典范。”

在我如释重负、小有得意之时,他的微信又疾风追来,说:“曹晋兄精通南岳文史掌故,而且做事特别认真,想请您帮我审定《南岳风雅颂》一书文稿,担任本书副主编,如何?”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建华老师曾与我偶尔谈过,真正的作家、学者得有羞耻心,不能只是中学生的作文水准,还成天在公众号劝告别人这样那样。他说的即是做的